

妙華會訊

二〇二三年第二季

慧瑩法師示寂十週年紀念特輯



妙華佛學會

地址：北角堡壘街 36 號美威大廈 1 樓 B 座
新講堂：北角英皇道 368 號榮馳商業大廈 3 字樓
電話：2570 0443 9027 3321 9325 9130
網址：www.buddhismmiufa.org.hk
電郵：contact@buddhismmiufa.org.hk

《妙華會訊》

主編：何翠萍
編輯及校對：關鼎協、蕭黃雁紅
封面攝影：何翠萍
封面設計：何乃麟

鬱鬱黃花
無非般若

不負如來不負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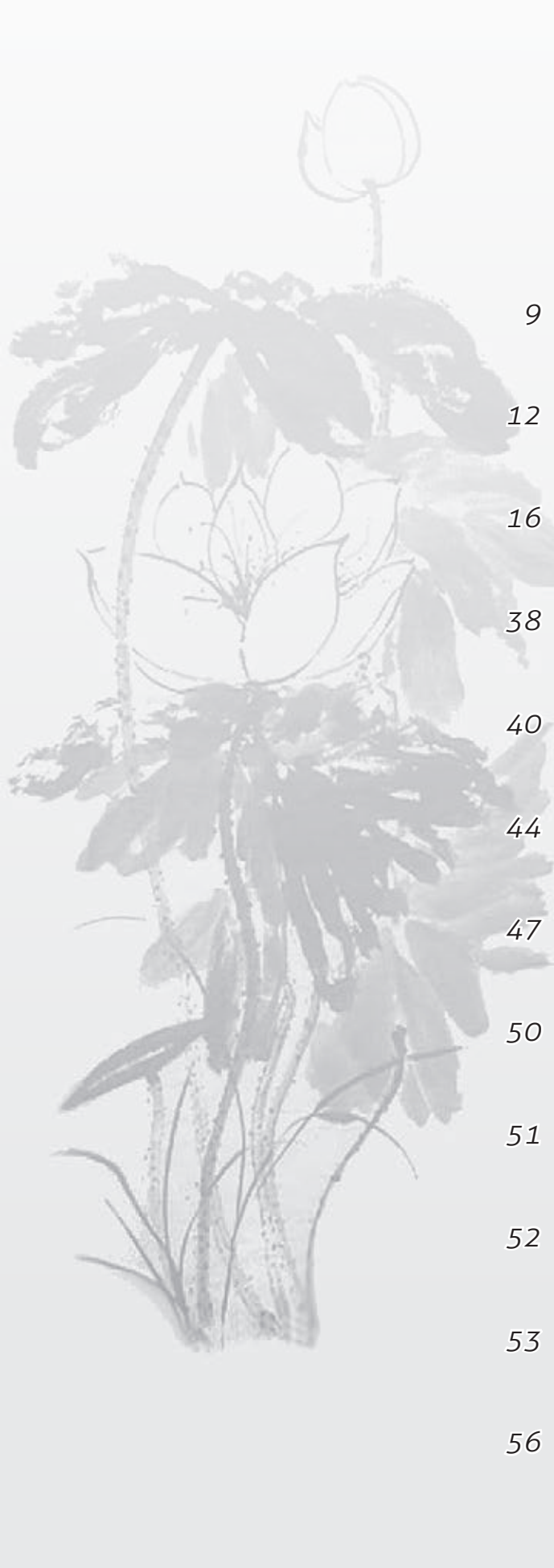


身心盡奉微塵刹

上慧下瑩老法師德相

本懷大暢妙蓮華
長者尋覓子歸家
華開富貴窮根斷
法寶無邊普利他

恭錄
妙法蓮華經要義
釋慧瑩法師撰



二零二三年第二季 目 錄

- | | |
|----|---------------------|
| 9 | 知恩報恩
慧瑩法師 |
| 12 | 如海無涯的慈悲喜捨
昭慧法師 |
| 16 | 慧瑩法師略傳
何翠萍 |
| 38 | 在心中
梁志高 |
| 40 | 追憶慧瑩法師
德 範 |
| 44 | 華嚴寶所幻亦真
梁志賢 |
| 47 | 懷念我的恩師——慧瑩法師
黃錦倫 |
| 50 | 我一生中最大的憾事與樂事
劉煥卿 |
| 51 | 懷念恩師 憑詩寄意
劉煥卿 |
| 52 | 我與恩師之緣起
張蓮英 |
| 53 | 祈願薪火能相傳
何翠萍 |
| 56 | 捐款芳名 |



佛學班及活動

第三十五屆佛學初階班

主講：本會講師

課程主任：胡文德老師

日期：2023年3月4日至10月28日

(逢星期六)

(4月8日、7月1日及9月30日

公眾假期休息)

時間：下午 1:30 - 3:00

地點：北角英皇道368號
榮馳商業大廈3字樓

唯識思想課程

主講：資深講師

課程主任：麥國豪老師

日期：2023年3月5日至11月12日

(逢星期日)

(4月9日及10月1日

公眾假期休息)

時間：上午 11:00 - 12:30

地點：北角英皇道368號
榮馳商業大廈3字樓

妙華讀書會

主持：眾講師

日期：2023年2月11日至

2024年1月13日(逢星期六)

時間：下午 2:30 - 6:00

地點：北角堡壘街美威大廈2字樓D

遠參老法師圓寂紀念法會

日期：公曆2023年4月23日(星期日)

本會於下午二時在北角英皇道

368號榮馳商業大廈3字樓舉行

誦經法會，讀誦《妙法蓮華經》

釋迦牟尼佛誕法會

日期：公曆2023年5月21日(星期日)

本會於下午二時在北角英皇道

368號榮馳商業大廈3字樓舉行

誦經法會，讀誦《妙法蓮華經》

印順導師圓寂紀念法會

日期：公曆2023年6月11日(星期日)

本會於下午二時在北角英皇道

368號榮馳商業大廈3字樓舉行

誦經法會，讀誦《金剛經》及

《成佛之道》

觀音菩薩誕法會

日期：公曆2023年7月30日(星期日)

本會於下午二時在北角英皇道

368號榮馳商業大廈3字樓舉行

誦經法會，讀誦《妙法蓮華經》

慧瑩法師誕辰紀念法會

日期：公曆2023年8月27日(星期日)

本會於下午二時在北角英皇道

368號榮馳商業大廈3字樓舉行

誦經法會，讀誦《金剛經》及

《成佛之道》

慧瑩法師遺教

(節錄於慧瑩法師遺囑中的有關會務部分)

1. 妙華佛學會宗旨、作風，請繼續保持。
2. 《妙法蓮華經》，請依照遠參老法師之思想見地弘揚，毋負創辦人之初衷。
3. 整體佛教思想，請採納印順導師所側重之中觀方向。
4. 重視原始佛教、釋尊本教之特色及修行要點。
5. 初階班，每年照常舉辦，兼辦禪修班，指導正當修行方法。
6. 大乘法義，以般若性空思想為主。
7. 請弘法部儘量指導同學及會友建立起三乘正見及一乘正見。
8. 期望會中常保持莊嚴清淨之氣氛，會友都要恭敬三寶，互相尊重，和樂融融，精進學法護教。
9. 切勿融攝後期梵佛同流、真常本體等神秘思想，不可習染神化、俗化之儀軌形式。
10. 請妙華佛學會領導層(主席、副主席、弘法部)聯絡具有正見之董事們，常多溝通合作，切實執行會務。

本會乃弘揚正法之道場，所有課程費用全免，歡迎各界人士報讀。本會亦招收會員，會費每人每年一百港元，有意加入者請聯絡本會義工。

感謝各位支持！



妙華佛學會簡介

妙華佛學會於一九八六年由華嚴閣及妙寶經室合併而成，是為紀念遠參老法師而成立的非牟利佛教慈善團體。

華嚴閣是致力弘揚《妙法蓮華經》的遠參老法師於民國時期在大嶼山創立。一九六六年遠老法師示寂後，弟子們立志繼承他的遺志，秉承他的「扶持如來正法，肅清教內邪言，建立佛徒良軌，普遍大地弘揚」之維新精神，於一九六八年，在香港北角購置會址，成立妙寶經室，誠邀慧瑩法師講經說法。

由於華嚴閣與妙寶經室皆弘揚遠老法師思想，兩道場之董事為節省資源以利弘法，遂將兩道場合併，註冊成為「妙華佛學會有限公司」。妙華會友在慧瑩法師帶領下，以「依般若深觀緣起性空為基礎，持法華長養一乘信願趣菩提」為宗旨，繼續弘揚《妙法蓮華經》，亦弘揚印順導師的「人間佛教」思想，並開辦「佛學初階班」、「印度佛教史」、「中國佛教史」、「中觀思想」、「唯識思想」、「禪修班」、「法器班」等課程，定期舉行誦經法會，並定期邀請法師及學者來妙華弘法。

二零一三年慧瑩法師示寂後，妙華依照遠參老法師、印順導師、慧瑩法師的教導，繼續弘揚佛法。妙華所有課程及活動，費用全免，歡迎各界人士隨喜參加。



妙華佛學會



佛教中觀學會

般若中觀思想系列講座

妙華佛學會 佛教中觀學會 合辦

《小品般若經》選講

主講：何乃麟老師

佛教空宗的主要經典為《般若經》，經中所著力顯揚的，是根本佛教《阿含經》的緣起性空義，而歸結於一切法畢竟空。《中論》，為空宗最重要的論典，融會了阿含、般若的要義，確立了緣起・性空・中道之教，名為「般若中觀思想」。此思想亦為佛教大德印順導師的宗極。本講座以此為依歸，致力弘揚。歡迎已完成基礎班課程之人士參加，費用全免。講座詳情如下：

日期：2023年2月11日至2024年1月27日逢星期六
(2023年7月1日及9月30日假期休息)

時間：上午10點半至12點15分

地點：北角英皇道368號
榮馳商業大廈3樓
妙華講堂

查詢電話：95039876
60234581





妙華佛學會

2023年佛學講座

《妙法蓮華經》詮釋

講者：何翠萍居士

講座簡介：印順文教基金會於二零二零年六月出版的《法華經講義》，記錄了印順導師於一九六一年之講經內容。本講座以此講義為教材，並講述遠參老法師所刪除的內容及原因，歡迎各界人士參加。

日期：2023年2月12日至2024年1月28日
(4月9日及10月1日公眾假期休息)

時間：逢星期日下午2時至3時半

地點：北角英皇道368號
榮馳商業大廈3樓
妙華講堂

查詢電話：95039876



妙華佛學會主辦

印順導師著作 《般若經講記》

導讀

講者：本會眾老師

講座簡介：印順導師在《般若經講記》中詳細講解了《金剛經》及《心經》，本講座將會引導大眾正確理解印順導師所說，歡迎各界人士參加。

日期：2023年3月12日至2024年1月28日
(4月9日及10月1日公眾假期休息)

時間：逢星期日下午15:45 - 17:45

地點：香港北角英皇道368號榮馳大廈3字樓
妙華講堂

查詢電話：9503 9876

妙華佛學會主辦

2023《佛家經論選講八》

講者：趙國森、朱元鶴、伍松、梁樹華、吳潔珠等居士

香港北角英皇道368號榮馳商業大廈3字樓 報名電話：6405 5185

課程 / 講者	月份	日期 (星期一晚上) 7:30pm - 9:00pm
《阿毗達磨俱舍論》 續講 (朱元鶴居士)	3	6、13、20、27
	4	3、17、24
	5	8、15、22、29
	6	5、12、19、26
《維摩詰所說經》 續講 (伍松居士)	7	3、10、17、24、31
	8	7、14、21、28
	9	4、11、18、25
	10	9、16、30
	11	6、13、20、27

課程 / 講者	月份	日期 (星期四晚上) 7:30pm - 9:00pm
《大乘入道次第論》 續講 (吳潔珠居士)	3	9、16、23、30
	4	6、13、20、27
	5	4、11、18、25
	6	1、8、15、29
《法句經》選講 (梁樹華居士)	7	6、13、20、27
	8	3、10、17、24、31
	9	7、14、21
《佛性論》 (趙國森居士) (Zoom視訊課)	9	28
	10	5、12、19、26
	11	2、9、16、23、30

備注：上課前兩小時正在懸掛八號風球或黑色暴雨警告，該天課程取消。

知恩報恩

慧瑩法師在 《印順導師百歲嵩壽佛法講座》 的講話

二零零五年四月三十日

講於香港銅鑼灣掃桿埔大球場體育大樓演講廳

洪真如筆錄

覺光法師、仁俊法師、
各位大德法師、各位大德居士、
各位善知識：

您們好！今天大家都很高興！
舊曆三月十二日是我的剃度恩師
上印下順導師的一百歲壽辰，我們
現在補祝他的百歲生日，大家都
歡喜！印順導師在香港住了三年
(1949-1952年)，離開香港去台
灣已經五十三年。他在這五十三年
中做了很多利益眾生的事，不用我
多講，已是眾所周知，名聞遐邇。
印順導師是一位道德極高，智慧極
大，學問極好，慈悲心極廣，非常
稀有難得，值得我們尊敬及學習的
當世僧寶。

我是隨順著很自然的因緣，很早
就有機會親近三寶，聽聞佛法。
我讀印順導師的書也算很早，我於
一九四三年就開始讀印順導師的
《印度之佛教》，雖然當時的書赤
色紙質很難看，但我看起來卻覺得
很有新鮮感，很有價值，所以多麼
艱難都要看下去。我見到印順導師
也算很早，印順導師一九四九年來
港，我就見到導師，更能親耳聆聽
印順導師講《中觀論選頌》。那是
印順導師親手由全部《中論》選出
的七十頌，他講得非常清楚。我有
機會親近印順導師，有機會聽他講
佛法，令我佩服得五體投地。

從前我總以為自己懂得很多，

但是親近印順導師之後，驀然驚覺自己什麼都不懂，自己雖然童年開始學佛，但是所知仍然是太少。後來得知導師在新竹辦女眾佛學院，所以很渴望要親近印順導師，要多學佛法，於是我在一九五八年辭去檢定教師的工作，下定決心前往台灣新竹女眾佛學院。

印順導師實在是非常慈悲，那時我如當學生已經超齡，當老師又不夠資格。然而印順導師亦慈悲接納我，准許我寄居在女眾佛學院。我既然當不成學生，又不夠資格當老師，住在那裡真的感到很不好意思。印順導師智慧高，又有大慈悲心，所以替我安排了一個職位，叫監學老師（註：對學生的告假、銷假，出坡及自修的關注）。本來壹同寺的當家師玄深法師擔任訓導及監學，是很夠能力的，但印順導師為了避免我既非學生，又非老師，住在那裡覺得不好意思，所以很慈悲地安個名銜給我做監學老師。這種慈悲及苦心令我感激不盡！

我雖然童蒙時開始學佛法，但是經過青年，到了中年，仍未能發心落髮出家，自己亦不知道原來這

樣做是不對。有一次我們到了臺北，住在印順導師養病的地方臨沂街。當時我跟越南一位年青的白小姐聊天。她問我為何不出家，我也問她為何不出家。她認為有頭髮的，無論如何都比較方便和自由，所以推得愈遲愈好。我就說，我大概也差不多。

我其實已經發了幾次心出家，但仍是猶豫不決；現在下了決心來台灣學佛法，仍未能決心馬上出家。就在這個時候，正在看佛經的印順法師，從他的書房走出來對我們說：「你們兩位的想法都是錯誤的，為什麼呢？你們兩人的童年都已在佛教圈子生活，享受出家人的權利，但卻沒有盡出家人的義務。現在還說要貪方便、貪自由，貪著在家人的權利。你們亦沒有盡在家人的義務呀！兩種權利都享受，兩種義務都沒有盡，還以為自己很對。你們受了佛恩、三寶恩，應該要報佛恩，要報三寶恩才對。所以你們這種想法是錯的。」

我再想想，印順導師說的一點也不錯，如夢初醒：原來自己受了

三寶恩，都不知道要報三寶恩，還無慚無愧。聽到導師的開示，我好像當頭棒喝一樣，決心出家，去盡出家人的責任，去盡出家人的義務。不盡義務實在是很罪過，所以我決心出家，發心要全心全意奉獻三寶、奉獻眾生。

佛陀教我們不但要報三寶恩，還要報父母、師長恩，報眾生恩，報國家恩。我其中一恩都未報，受了佛恩未報佛恩，受了眾生恩亦未報眾生恩。要報這麼多的恩，實在很不容易，但我仍然發願要全心全意奉獻於佛教，盡心盡力奉獻眾生。假如我能報佛恩，那麼其他的三恩（父母師長恩、眾生恩，國家恩）都能夠報答；如果我不能報佛恩，那就什麼恩都不能報。我是由導師當頭棒喝的啟示，下定決心要做一個負責任的出家人。就算我現在未能報恩，我也要盡心盡力去做。如果我不盡力去做，我就是一個負恩之人。

報恩心是很有意思的，假如每一個人都有報恩的心，能夠知道自己的本份，能夠安於自己的本份，以至盡自己的本份，這便能報

恩。所謂「上報四重恩，下濟三途苦」，平時我們常常只知唱誦，不知道內容是什麼，沒有想過意義是什麼。從導師啟示我開始，我便常想著要上報四恩，特別是佛恩。如果每人都有報恩心，自然就會精進、真誠、謙虛。報恩心亦是一種修行的法門，我覺得這一點非常重要，所以我很希望自己能決心去實行，亦希望所有佛弟子都能知道要報佛恩，知道一切眾生是息息相關的。

導師很重視正見，亦很重視要知恩報恩，盡自己的本份。原來，能夠知道感恩亦是一種正見。雖然我在佛教學校教書，亦有教導學生要有世間正見及出世間正見，但我自己竟然想不到要報恩，這就是正見不具足。能夠有報恩心，知道眾生息息相關，要起慈悲心，這才是一種正見。我今天趁著這次機會，將自己的一點感想發表出來，將導師的恩德一點一滴的發露給大家知道。認識導師的思想，現在就向在座許多大法師及大居士們專誠的介紹。

多謝各位！



如海無涯的 慈悲喜捨

— 她畢生爭取「弘法利生」的最大化效益 —

釋昭慧

都說「時間是最好的治療劑」，至少，它能沖淡吾人對已故親眷或師友的哀思之情。然而，可能是因為與慧瑩老法師的法緣甚深，受到老法師照拂的恩澤甚厚，因此時日越久，筆者對老法師的思念益深！



昭慧法師探望慧瑩法師

老法師離開我們業已十年。這十年間，香港發生了天翻地覆的鉅大變化。回顧自己的香江法緣，最感幸運的就是結識老法師，並受到她老人家長達三十餘年的慈悲護念。最感慚愧的就是，在與老法師互動的歷程中，我始終是一名「受惠者」，卻沒有機會向她報恩。

即使在老法師離世前幾年，已住進了安老院，但只要筆者到香港向她禮座，就依然是一名不折不扣

的「受惠者」。

回想起來，那時老法師心肺功能已經欠佳，講話時常上氣不接下氣，但她總是斷斷續續地用清朗的聲音，對我與同行的性廣法師施予讚許與鼓勵，眉宇之間總是流露著無比的慈愛。不但如此，她一定會發給我們一人一個大紅包，並交付近期居士們護持她個人的善款，連同布施者名單，鄭重交代將這些款



昭慧法師、性廣法師及張璿文教授探望慧瑩法師

項轉捐弘誓，然後依往例叮嚀我們：逐筆開立收據並寄回香港，好讓她將收據交給護持居士。

即使在老法師因病回台，於慈濟醫院接受治療的時日，證嚴法師與我，都幾度懇請她於痊癒後留在台灣，但她依然堅持要返回香港。就長照的客觀環境來看，慢說是待在慈濟，可以受到醫護團隊與精舍師父的悉心照護，就算是退而求其次，待在弘誓學院寧靜優美的道場環境裡，老法師都能擁有較好的長照環境以頤養天年。而筆者當然期望老法師住在弘誓，讓學眾擁有一點報恩的機會。



慧瑩法師發給昭慧法師一個大紅包

然而老法師婉拒了，她返回了香港，回到沙田大圍山腳法雲蘭若的陋室，並且在摔傷肋骨而送醫救護之後，老法師才勉為其難地接受了弟子們的建議，安住在志蓮淨苑的安老院裡，並且選擇價格最便宜的大房間，想與一群老人共同安住。好在她的弟子陳家和伉儷十分不捨，堅持訂了一間雙

人房，老法師這才與一位老人共住，而得以維持寧靜修道的生活品質。

忽然想起與老法師對話的一幕：



慧瑩法師居住過的法雲蘭若小屋

在筆者勸請其留在台灣時，她老人家搖頭表示：「我已經沒有用了，不要留在這裡，耽誤你們的寶貴時間。」顯然，她不願自己的衰病增添大家的負擔。或許她認為，留在台灣終老，她就只能接受照顧——這就是她在意的「沒有用了」。反之，倘若回到香港，她依然可以隨分隨力宏揚正法，照顧妙華會友的法身慧命，那麼，她這衰朽的色身，就依然還有一些利用價值。

於是，在老法師的種種懿德景行中，

筆者歸納出了一個她所堅持的法則——弘法利生的最大化效益原則。終其一生，老法師總是在一切時節因緣之中，讓自己發揮相對最好的效用，以尋求弘法利生的最大效益。

在戰亂年代，她刻苦自持而為法忘軀，好能維持研習佛法的最大動能。

在承平時節，她戮力弘法、育才惜才，好能為正法的薪傳與開展，鋪墊良好的基礎。

終其一生，她對上以孝，待下以慈，簡樸度日而寬厚待人，好能為她所敬愛的師長或她所護念的晚輩，提供更多弘法利生的資源。

就連財務的分配，都隱含著「產生最大化效益」的洞察力。例如：她將每一筆信施，都代替他們進行



陳家和伉儷到志蓮安老院探望慧瑩法師

轉施——供養印順導師，或是布施台灣「人間佛教」的慈善與教育機構；至於她自己，則僅僅使用曾任教職的退休俸以安貧度日。

為何不是倒過來，將退休俸拿來布施，將信施拿來度日？筆者認為，這很有可能來自老法師「最大化效益」的細緻考量。倘若用退休俸布施，那麼與導師結緣，或是隨喜人間佛教志業的，將只有老法師本人；倘若將信施加以轉施，並且逐一開立收據給這些信眾，那麼與導師結緣，或是隨喜人間佛教志業的，將擴而為所有護持她老人家的信眾。

老法師這種善巧的作法，讓香港佛友在不知覺間對弘誓學團產生了熟悉感。直到她圓寂十年後的今



慧瑩法師總是孜孜不倦地教導前來探訪的弟子

天，弘誓學團依然受惠——至今仍有香港佛友不定時相邀聚集觀資，匯到台灣來支持學團的文教志業，或是與常住僧眾結緣。

老法師生命最後的一段時光，是在伊利莎伯醫院度過的，她住的是八人團體病房。她的遺囑還特別交代：「辦理喪事宜簡化，……骨灰散放在山上林下，不設靈位，不留痕跡。」

筆者認為，老病之軀能否獲得妥切的照護，圓寂之後能否獲得種種身後哀榮？這完全不是她老人家措心的事；她無意讓我們多花時間與資源在這些方面，因此才會捨慈濟的優質醫療資源與單人病房，而就住香港醫院的八人團體房；捨靜思精舍與弘誓學院所能提供的長照優質環境，而就住志蓮淨苑安老院的雙人房裡；捨種種身後哀榮的祭奠儀軌，而要求一切回歸塵土。

如此細緻而徹底地製造「最大化效益」給師友、晚輩與眾生，自己則以「最小化耗能」模式對待身軀，這正是如海無涯的慈悲喜捨！老法師的四無量心，不是在禪堂中修學所得，而是貫串於語默動靜間的不二法門！



慧瑩法師略傳

何翠萍

一九一九年九月六日（己未年閏七月十三），慧瑩法師於廣東順德龍江麥朗鄉出生，俗名黃柳珍。由於她出生於農曆閏七



慧瑩法師順德故居

月，所以，不是每年都有生日，有時候，要等二、三十年才有一次生日。她的媽媽很忌諱，以為小孩子慶祝生日會長不大，因此不應該慶祝生日，柳珍從小到大都沒有慶祝生日；尤其是長大後，她知道生日是「母難日」，根本不應開生日會慶祝生日，只應誦經和做功德迴向母親。所以，每年的生日，她都會讀誦《金剛經》迴向母親，並且把自己以往所做的功德迴向母親。



慧瑩法師母親

柳珍的父親黃浩泉與朋友合作，在廣州開設了一間餅店，柳珍的母親麥麗英和庶母廖杏住在順德，於鄉下也開了一間小店鋪，廣州常常寄很多餅回去賣，同時也賣很多零食，因為母親很會做花生糖、甘草欖等等的零食。柳珍的母親生了二女一子，柳珍排行第二，上有一姐，下有一弟。後來，庶母也生了一子一女。

一九二四年，柳珍五歲時，祖母往生，由於姑姑黃旺琴信佛，在七七四十九日守孝期間，希望家中上下都要吃素菜，但家中各人，只有柳珍能堅持吃了那麼長時間的素食。四十九天之後，柳珍不肯再吃葷菜，無論父母怎樣勸說，她都是只吃素菜。可見小小年紀的柳珍，善根早種。

香港盧家昌居士家裏自置有三間佛堂，其中一間叫法源堂，柳珍的姑姑在那裏負責大殿的香燈，每天念誦早晚課。姑姑因上有母親和姐姐而沒有出家，後來母親和姐姐相繼往生了，她就在香港跟隨茂峰法師出了家，法號了明。

一九二五年，六歲的柳珍開始

在鄉下讀小學，九歲時在暑假裏曾跟隨姑姑到香港小住，並皈依了茂峰法師，法名「聖乾」。暑假結束後，柳珍繼續回鄉下讀書。柳珍的母親忙於打理家中的小生意，無暇為柳珍煮素菜。因此柳珍主動提出以後跟隨姑姑到香港生活，免去母親為她煮素菜的麻煩。父母原以為柳珍去香港住膩了，一定會很快就回來，誰知柳珍從此甚少回家鄉，反而與香港結下不解之緣。

經盧家老太太同意，柳珍在一九二九年念完國小，十歲開始便跟隨姑姑來香港，在法源堂暫住。柳珍來港之後，主要是學習中國佛教的真常唯心思想和一般的佛教禮規儀式。當時有一位了修尼師跟柳珍很有緣，很細心地教導柳珍一些規矩，很多人不知道了明法師是柳珍的姑姑，還以為了修法師是柳珍的姑姑。

一九三零年，澳門無量壽功德林的張壽波居士（即後來之觀本法師，他在母親往生後才出家），在盧家另一個沒有名字的佛堂講經，柳珍天天去聽。張居士要求背經，他講的《四十二章經》、《八大人

《覺經》、《佛遺教經》等，通通都要背誦，柳珍因而對經文很熟悉。

張居士講了一年經，就回澳門功德林辦佛學班。功德林的房舍，由張居士捐贈，並與佛教中人合作改辦為澳門佛教十方女叢林，開辦

一起去念佛學班吧！」了明法師講什麼，柳珍都聽從，於是柳珍就去了澳門。

功德林規模完善，大小職事俱備，常住超過百人，按叢林規矩，每人都要有職位，柳珍因為年紀小，不堪任其他的職事，則被安排為觀志法師當侍者；而侍者的工作，每天只須為方丈提燈籠，於早殿前拜四聖，然後上殿；早餐、午膳前照例出食（施給孤魂野鬼食），及於做晚課



東蓮覺苑

佛學班，栽培尼眾，年青的觀志法師任方丈。了修法師要去功德林讀佛學班。了明法師看到柳珍跟了修法師常在一起，於是說：「了修師要去功德林念佛學，妳很喜歡跟隨她，妳也跟她



東蓮覺苑寶覺小學

時放蒙山出食（這算是最輕微的職務）。佛學班由張居士負責教學，他不但教佛學，也教中文。在澳門學習一年半後，佛學班停辦，柳珍只好回港。

一九三二年間，陳廉伯、劉德譜、陳靜濤、李公達、高浩文等居士於香港堅道成立了香港佛學會，該會是居士團體，常年講經不輟，柳珍每天晚上到該會聽經，可惜後來該會結束了。

一九三二年柳珍十三歲，當時何東夫人何張蓮覺居士在新界青山設寶覺佛學社，開辦佛學班，招收 20 位女宿生，柳珍亦至此入讀。佛學班開學後，由於當時青山地處偏僻，時有山嵐瘴氣，許多女生不服水土而引致虐疾、發冷。何東夫人見眾人病情嚴重，決定另覓新址，然後在香港跑馬地買地籌建東蓮覺苑，

一九三三年建好一部分，一九三五年東蓮覺苑全部落成，因此佛學班、寶覺小學、寶覺中學全部集中在跑馬地東蓮覺苑。

此後，柳珍一直在東蓮覺苑學習，所讀的科目有佛學，也有普通學科，如數學、國文、四書、古文等，佛學由靄亭法師主講，普通學



靄亭法師與他的學生

科則請了很多老師來教，柳珍一直念到一九三八年。柳珍在東蓮覺苑期間，得以親近靄亭法師。柳珍在十四歲那年，於靄亭法師座下受五戒，法名「本真」。從此之後，她即以「黃本真」為名。

本真還是東蓮覺苑學生的時

候，小學部沒有佛學課，林楞真苑長認為小學應該要用一些佛學的教育來感化學生，就叫本真編一些佛

學課，或是勸善的故事，去小學部學習教學生。那時候本真不是老師，應該是不能教學，但苑長跟

教育司很熟，苑長也很有面子，跟教育司講一講，教育司也順她的意，於是本真就去小學部教佛學課。

本真的姑姑了明法師原住在茂峰長老的道場東普陀

講寺，但因為與荃灣東普陀講寺水土不合，常常發冷生病，身體不好。大嶼山鹿湖慧修院的水土好，是她的師兄建造的，住的人不多，於是就請了明法師去住。一九三九年，本真送了明法師到慧修院，也就住在一起。從東蓮覺苑出來，本真二十歲，她就想在慧修院自修讀經。慧修院有幾個年輕人，本真的一個同學也住在那裏，一位師兄對本真說：「妳懂得還是不多，我們想請慈航法師來教我們。」於是大家就請慈航法師來慧修院，住下來



慧修院



竹園

講《楞嚴經》，還有其他一些法師，很仰慕慈航法師，也來慧修院，住下來聽經。在此期間，經慈航法師提議，本真再一次皈依，法名「慈純」。

因為慈航法師帶了幾位徒弟來，而慧修院旁邊的竹園地方比較大，後來便改在那裏開設慈航講舍，講授唯識與因明，參學者多為尼眾，本真從無缺席。慈航法師講課很精勤，早一點天亮，他就早一點上課，晚一點天黑，他就晚一點才下課，慈航法師的作風是規定每個徒弟都要輪流練習演講，講習內容由慈航法師指派。慈航法師講了八個月，又把慈航講舍搬到新界大

埔碧廬繼續講經。一九四零年，慈航法師離開香港，隨太虛大師帶領的東南亞訪問團出國。

後來，本真有些同學由東蓮覺苑指派，去了澳門功德林擔任當家、

知客、維那等職事，並請竺摩法師來教佛學班，講授《八識規矩頌》和《解深密經》。本真知道後，從一九四零年到一九四一年，也去了澳門功德林，與那些同學一起，親近竺摩法師大約一年半的時間。

一九四一年下半年，佛學班停辦，竺摩法師也離開，本真便回到香港東蓮覺苑。回來後，林楞真苑長對本真說：「妳在外面學了很久，回來要講課了。」本真在慈航法師那裏學了《八識規矩頌》，到竺摩法師那裏，學的也是《八識規矩頌》，剛剛學完兩遍，比較熟一點，於是本真在九月為甲班開講《八識規矩頌》，為乙班講唯識三字經，

晚間則到華南醫學院學中醫。但過了不久，唯識還沒有講完，十二月香港淪陷，被日軍佔領，所有學校停課。

一九四二年春天，本真接到通知，姑姑了明法師在大嶼山病重，於是上山陪伴身體日差的了明法師。在上山後的第十天，了明法師在慧修院往生，



廣西梧州西竺園

享年四十八歲。本真辦好了明法師的身後事之後下山。家鄉的父母，看到很多人逃難，擔心本真的安危，於是寫信催促本真回鄉。本真回到順德住了九個月，非常不習



慣，覺得很沉悶，後遇到曾一起跟竺摩法師學習的同學照真法師，她因為淪陷以後佛學班停辦，而回到家鄉，在順德大良一個小廟聚龍庵裏教十幾個小孩。

廣西梧州西竺園的清涼法師，請竺摩法師到西竺園開辦佛學班，但是竺摩法師當時在澳門，跟高劍父學國畫，還有工作沒有完成，答應遲一點才到西竺園開辦佛學班。竺摩法師寫信派本真與照真法師兩人先去辦初

級佛學班，等他來了再辦高級班。

一九四三年正月，一位年輕比丘幻齊法師，從梧州回到澳門，竺摩法師便拜託他到順德鄉下帶本真和照真法師去梧州。那時鄉下仍是淪陷區，去梧州要冒險，很不容易，他們晚上從九江偷渡過江，到沙坪趕陸路去梧州。到了梧州西竺園，清涼法師叫本真與照真法師開初級佛學班，教他的徒弟，人數大約有十個左右。

後來本真覺得這樣教學沒有什麼成績，又看到街上有很多小孩子失學，雖然有官立中心小學，可是收容不了那麼多，還有很多孩子在街上跑來跑去，本真就對清涼法師講：「我們兩個人，教您的徒弟都沒有什麼成績，很多很多的小孩子，政府學校都收容不了，很多小孩失學，沒有機會讀書，我們可不可以辦一個普通的小學，收容那些孩子，這不是更有意義？」

清涼法師聽了也同意，他認識廣西省立中學的何校長及朱主任，就托他們幫忙申請，後來辦學校的申請批准了，叫做「梧州西竺園補習學校」，收容附近的失學兒童，一開始就已經收生七十多人，後來

仍陸續有小孩子來報讀，本真和照真法師就在那裏義務教書。

一九四四年，梧州亦被戰火波及，時有飛機轟炸，政府下令梧州疏散，西竺園的當家師妙真法師，帶本真等人逃難到容縣一個停止經營的鹽莊，在那裏住了好幾個月。一九四五年二月，本真二十五歲，遇見一位曾在東蓮覺苑寶覺小學教過的學生，這位學生介紹本真到廣西偏僻的學校教書。當時本真曾想過：為何我會來到這樣偏僻的學校教書呢？是戰時環境造成，沒法子啦！心裏好像很不得已。其實，那時她已學佛多年，因而轉念一想：來到這裏也不是很勉強的，如果我不來這裏，又哪有機會與他們結緣？這樣一想，心裏就很安樂了，不再覺得為難。

抗日戰爭結束之後，本真回到梧州西竺園，香港東蓮覺苑林苑長寫信來要本真回東蓮覺苑，本真打算取道廣州回香港。一九四六年初，本真從梧州回到廣州，但由於和平初期，治安未靖，九廣鐵路火車經常出事，本真只好投靠照真法師的師父裕法尼師。前兩年照真法師因病往生，令裕法法師非常傷

心。她見到本真，猶如見到自己的徒弟，待本真非常好。她擔心本真回港路上的安全，因而不肯馬上讓本真回港。

滯留廣州期間，觀本法師在廣州逝世，觀本法師的弟子在廣州菩提精舍打佛七，本真前往拜祭，碰到一位東蓮覺苑的同學馮慈德，以前跟她一起聽過觀本法師和慈航法師講經。她介紹本真去聽遠參法師講經，有幾位曾參加抗日戰爭的退役比丘，住在六榕寺，遠參法師每天早上為他們講課，下午就在如來庵講經。本真曾聽人說遠參法師是改經的大魔王，所以不想去聽。馮慈德認真地勸說：「妳都沒有聽過，聽聽再講啊！」

本真聽從同學的勸告，每天早上去六榕寺聽經，下午去如來庵聽經，剛去的時候，聽到遠參法師批評中國佛教，心裏很不服氣，還跟他爭辯，那時什麼都不懂，真是初生之犢不畏虎，但辯不了幾句，就覺得遠老法師講得很有道理。

裕法法師住在光復中路，離如來庵較遠。後經如來庵智通法師許可，本真為方便聽經而住進如來



庵。當時光復後不久，大家吃飯都成問題，但本真因得聞正法而法喜充滿，不把生活上的窘迫放在



廣州六榕寺

心上，就算挨餓也要堅持聽經，後得智通法師慈悲讓她跟隨常住同食，才得以聽完遠老法師講《金剛經》、《維摩詰經》、《中論》、《百論》、《十二門論》及《大乘二十頌論》、《大乘掌中論》、《大乘破有論》和《法華經》。本真跟隨遠參老法師學習這些經論之後，耳目一新，深心佩服！但又覺得遠公作風，似乎方便不足，難以弘揚。

本真聽經有寫筆記的習慣，後來，維新佛學社把本真的筆記整理出版成《妙法蓮華經講錄》上、下冊和《維摩經講錄》，讓大眾得以時常可以重溫遠老法師的講經片段。

本真共聽了一年半，直到遠老法師講完《法華經》，才離開廣州，送智仁法師去澳門功德林掛單。在功德林遇一友人，介紹本真去中山縣白蕉東和小學教書。

一九四七年，本真趁假期來到廣州，想去如來庵聽經。有個鄉親前來告知她父親往生的消息，本真



香港青山佛教學校

馬上回鄉送別父親。本真在中山的東和小學教書教了一年，東蓮覺苑的林楞真苑長多番寫信來催本真回香港，她認為本真是佛教徒，在外面不適合，應該回到佛教的學校，所以本真在一九四八年回香港青山佛教學校教書，一直教了十年。

本真利用一九四八年暑假，到大埔碧廬聽法舫法師講《唯識三十頌》。法師講了一個月，本真就做

了一個月的筆記，天天趕給法舫法師修改，除了吃飯睡覺，不停地寫，寫到手指關節變形，終身都不能復原，筆記後來出版成法舫法師主講的《唯識史觀及其哲學》。

本真早於一九四三年就讀到印順導師的《印度之佛教》，雖然當時的書赤色紙質很難閱讀，但她看起來卻覺得很有新鮮感，也覺得很有價值，所以多麼艱難都堅持看下去。

一九四八年，本真再讀到印順導師的其他著作，覺得其思想言論，有可貫通之處。而印公的思想立論，都依據歷史發展，所發表的文字，皆有根據，能契理又契機，容易令人心悅誠服，本真因此認為，必須依此路線去尋求研學。

本真讀了印順導師的書，知道他是佛教中有名的學者。導師初學佛時說：「我所認識的佛法與佛教的現狀，距離太遠，到底這原因何在？」於是他決心要找出其所以然，坐言起行，痛下苦功去精研三藏。他特別重視印度佛教史，並參考日本著作的成果，通達徹了佛法在廣大的時空流行中，思想怎樣演

變，各種學說怎樣產生。他有了心得，不辭勞苦，不斷講學，不斷寫作，有系統地用考據辨異的方式，全部寫出來。他個性溫厚，出語柔和，但無礙於突出他的真知卓見，令有心學佛的後輩都心悅誠服（在三十年前也有不少人反對）。如今除了保守頑固的思想硬化者外，所有虛心真心學佛法者，莫不以印公的思想理論為依歸，印公不但是一位佛學思想家，也是一位實踐佛法的宗教家、道德家，是近代最傑出的德學雙隆的稀世僧寶。於是，本真決定追隨印順導師修學佛法。

一九四九年，印順導師從大陸到香港。筏可大和尚的侍者文慧，是導師在漢藏教理院的學生，他安頓導師住在大嶼山寶蓮寺。有一次，導師下山到碧廬訪晤法舫法師，本真在此處第一次見到導師。文慧學問很好，對本真也很好，把導師的《般若經講記》、《攝大乘論講記》送給本真，那時《佛法概論》還沒有出版，文慧就把自己寫的筆記送給本真，並常常在本真面前讚歎導師，尤其是讚歎導師能夠非常深入透徹地講授中觀。本真記在心裏，所以，導師到港不久，本



印順導師在東蓮覺苑

真就建議林苑長禮請導師來講中觀，苑長也真的請了印順導師來講中觀。

於是本真就請了代課老師代自己的課，自己跑到東蓮覺苑住下來聽導師講經。本真一到，苑長就說：「這一次妳要當翻譯，以前凡是有外省法師來，都是我自己翻譯，可是這次不能，因為我有心臟病，醫生叫我不能太勞心。」本真說：「我

不能啊！我聽不懂，不會翻譯。」林苑長說：「不可以啊！我已經聽了妳的話，妳要我請印順導師，我就請了，現在已經請到了，我叫妳翻譯，妳不聽我的話怎麼可以！」本真是學生，她是老師，也是苑長，老師聽學生的話，學生不聽老師的話，怎麼講得通！本真無話可說，只好硬著頭皮答應。

導師在寶蓮寺過了中秋，就下山來東蓮覺苑講中觀，在九月份，每天晚上都講，講了整整一個月。本真在課堂上筆記並現場翻譯成廣東話，後來此筆記整理成《中觀論選頌講記》，於二零零七年出版。那時沒有錄音機，只能靠筆記，導師的口音又不容易懂，聽得很勉強，本真全靠集中精神去聽。印順導師從《中論》中選出七十頌，講得非常清楚。本真有機會親近印順導師，有機會聽他講佛法，對導師佩服得五體投地。從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二年，印順導師在港期間，由於仰慕導師德學的緣故，本真常常拜訪印順導師，聆

聽導師的教誨，直至一九五二年導師離港去台灣為止。

本真童年開始學佛，十八、九歲開始為人講佛學，因而總以為自己懂得很多。但是親近印順導師之後，驀然驚覺自己什麼都不懂，自己所知實在是太少。本真在佛教青山學校教書時，常看《海潮音》以及一些臺灣的雜誌，看到導師的文章，心裏就覺得自己這樣教書，不是終身的事業，應該要好好專心的學佛法，才可以弘法。而佛法講得最好的就是印順導師，所以她很渴望親近印順導師，跟隨導師多學佛法。後來她得知導師在臺灣新竹辦女眾佛學院，於是她在一九五八年秋天辭去香港高薪的檢定教師的工作，下定決心前往新竹女眾佛學院。

那時的本真如當學生已經超齡，當老師又不夠資格。然而印順導師非常慈悲地接納本真，准許她寄居在女眾佛學院。但她既然當不成學生，又不夠資格當老師，住在那裏真的感到很不好意思。印順導師智慧高，替她安排了一個職位，叫監學老師（註：對學生的告假、銷假，出坡及自修的關注）。本來

壹同寺的當家師玄深法師擔任訓導及監學，是很夠能力的，但印順導師為了避免本真既非學生，又非老師，住在那裏覺得不好意思，所以很慈悲地安個名銜給她做監學老師。這種慈悲及苦心令本真感激不盡！本真在壹同寺女眾佛學院選一些課來聽，平時就自修。導師在福嚴精舍有時為福嚴的法師講課，每次他都派厚德法師下來叫本真上去聽課。

本真雖然自幼在佛門長大，童蒙時開始學佛法，但是經過青年，到了中年，仍未能發心落髮出家。她認為，出家與否，都一樣可以修學佛法。直至來臺灣後的某一天，印順導師改變了她的想法。

有一次她到了臺北，住在印順導師養病的地方臨沂街。某天她跟越南一位年青的白小姐聊天，彼此詢問為何不出家？白小姐認為有頭髮的，無論如何都比較方便和自由，所以推得愈遲愈好。本真也說自己未出家的原因大概也差不多。

其實本真已經發了幾次心出家，但仍是猶豫不決；現在下了決心來台灣學佛法，仍未能決心馬上

出家。就在這個時候，正在看佛經的印順法師，從他的書房走出來對她們說：「你們兩位的想法都是錯誤的，為什麼呢？你們兩人的童年都已在佛教圈子生活，享受出家人的權利，但卻沒有盡出家人的義務。現在還說要貪方便、貪自由，貪著在家人的權利。你們也沒有盡在家人的義務呀！兩種權利都享受，兩種義務都沒有盡，還以為自己很對。你們受了佛恩、三寶恩，應該要報佛恩，要報三寶恩才對。所以你們這種想法是錯的。」

聽到導師的開示，本真如夢初醒：原來自己受了三寶恩，都不知道要報三寶恩，還無慚無愧，自己不盡義務實在是很罪過。印順導師的話，好像當頭棒喝，本真決心出家，去盡出家人的責任，去盡出家人的義務，發心要全心全意奉獻三寶，奉獻眾生。在一九五九年農曆八月十五，於臺灣新竹，本真終於禮請印順導師為剃度恩師，同時由演培、續明兩位法師為授沙彌尼戒，法號（內號）證信，別字（外號）慧瑩。從此，慧瑩法師以破釜沉舟的精神，不顧一切，投入於佛法大海。

一九六一年九月一日，慧瑩法師回港證件到期，不得不離台回港，因此來不及在台灣受戒。法師回港後，林苑長介紹法師到道慈學校任教兩年。一九六三年九月，法師向學校請假，到香港大嶼山寶蓮寺受具足戒，禮筏可大和尚為得戒和尚。由於當時學校准許假期只有七天，幸得戒壇通融，特准延遲報到，得以完成這件大事。一星期後戒期圓滿，再回道慈小學教書。

慧瑩法師本來打算長居臺灣跟隨導師學法弘法，但在大陸的母親寫信來，怪她沒有供養母親。因為母親生活困難，弟弟又沒有能力供養母親，慧瑩法師覺得不能求護法施主來供養自己的母親，應該自己供養母親，因此，法師於一九六一年回到香港教書，用自己的薪金供養母親。在回來之前，慧瑩法師對師父印順導師和師兄弟說：「我侍奉母親之後，就會回臺灣。」誰知在往後的有生之年，法師都沒有回臺灣定居。因為法師牽掛著妙寶經室，牽掛著妙華佛學會。如果沒有妙華佛學會，法師早已離開香港。

慧瑩法師雖然沒有定居臺灣，但每年均赴台灣向師父印順導師請

安，探望眾師兄，並把自己之弟子的所有供養，以各人名義捐贈護持導師門下的各大道場，仁風惠澤寶島。即使晚年身體差未能親自到臺灣，她依然托人繼續把弟子們的供養，轉贈臺灣各個有關道場。她這種菩薩的大悲精神和無私、無我的高尚情操，確實值得我們恭敬、尊重、讚歎！

一九六四年一月，東蓮覺苑在元朗洪水橋的寶覺分校極需慧瑩法師回校執教，遂與道慈學校商議，將寶覺分校一位女老師與法師互換，讓法師回洪水橋寶覺分校任教，法師後來昇任校長。

一九六六年三月，遠老法師的弟子黎七姑、許太太、馬太太、張性順（七姨婆）、李淑貞等老居士，在遠參老法師彌留之際安慰老法師：「您不用擔心，我們一班人，會找一個地方，師兄弟團結在一起，繼承您的志願，繼續研究學習法華，弘揚一乘。」

其後，這幾位居士準備合資在香港北角堡壘街三十六號美威大廈購入一樓一個小單位，成立妙寶經室，在那裏讀《法華經》共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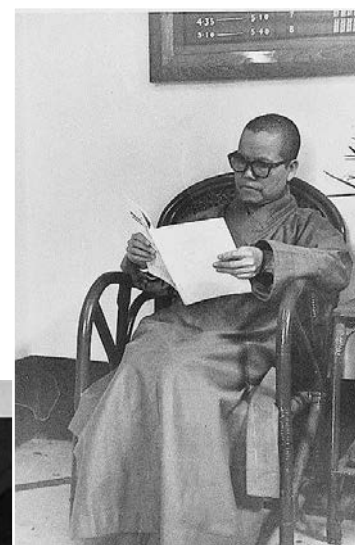
慧瑩法師與元朗洪水橋寶覺分校的學生郊遊

在籌備的時候，她們誠邀慧瑩法師參與，懇請法師來妙寶經室講經說法。當時慧瑩法師正在



新界元朗洪水橋教書，也擔心別人講閑話，怕人家說她早年親近過遠參老法師，卻跟隨印順導師出家，又跑回來護持遠參老法師弟子們的道場，是三心兩意。所以，開始

慧瑩法師在元朗洪水橋寶覺分校



時，法師不肯答應。後來，黎七姑等人多次很有誠意地從老遠的港島



前來洪水橋懇求她，而當年的交通非常不便，往返一次幾乎要一整天。但幾位老居士不辭勞苦，

長途跋涉，為法而來，深深地打動了法師。李姑娘甚至說：「如果慧瑩法師不參加，我也不參加了。」

慧瑩法師經過再三思量，最後想通了，知道遠參老法師的思想和印順導師的思想並沒有抵觸、沒有衝突。法師又想到，那些居士若只是在妙寶經室讀經，沒有人為他們講解佛經，就難以明白佛法。因此，她為了報答遠參老法師的恩德，為了報答三寶的恩德，也為了成就李姑娘，就答應大家在假期前來講經，其他事務，由居士們打理。

在眾緣和合的情況下，妙寶經室終於在一九六八年春天正式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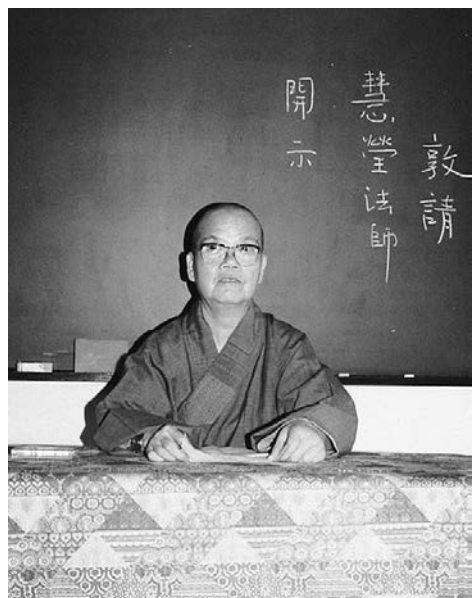


元朗洪水橋寶覺分校（現改為元朗寶覺小學）

立，從此，香港佛教界多了一個清新的小道場，而妙寶經室的成立，令遠老法師的精神在香港得以推廣、延續，並且可以流傳下來。

開始的時候，居士們在那裏讀經，慧瑩法師定期來講經。幾年之後，黎七姑患了老人癡呆，李姑娘、馬太太等又相繼去世，妙寶經室也就沒有人負責打理了；若長此下去，妙寶經室就會結束。慧瑩法師不忍心老居士們的心血白費，不忍心辜負老居士對她的期望，也為了繼續弘揚正法，她主動挑起重擔，逐一打電話通知董事及會員們回來開會，處理會務，並繼續在妙寶經室講經說法。由此可知，當時如果沒有法師的慈悲承擔，妙寶經室就辦不下去了。因此，我們要感恩法師的慈悲，感恩法師的承擔，更要學習法師的慈悲精神，學習法師的承擔精神。

法師很久沒有回鄉看望母親，在去臺灣前的一九五六年回去看望過她之後，從此就沒有再看望過她，因為那時解放不久，從臺灣回到香港，法師也不敢再回去。一九七二年，法師的母親在順德往生，卸下供養母親的擔子之後，法



師便於一九七三年八月提早退休，專心過清心寡欲、唯道是務的出家修行生活。

慧瑩法師與九龍黃大仙區佛教道場法雲蘭若住持靈慧尼師相熟，知道法雲蘭若有一空置道場位於沙田區大圍，於是與靈慧法師商借沙田大圍法雲蘭若一隅清修。靈慧法師極為歡喜，病中仍親自乘坐的士從九龍到沙田法雲蘭若，為慧瑩法師安排打點。蘭若一隅有空置小雜物房，清理及維修好之後，一九七三年，慧瑩法師遷入這寧靜、簡潔的一百尺小屋，居住至二零零九年五月。

一九七五年，法師發願閉關三



慧瑩法師在法雲蘭若的小屋

年，當時由隔壁妙園當家師派人送飯玉成其願。閉關後未及半年，法師即發覺左臂生了一個腫瘤，眾人懇請法師出關治療，因此，法師只好開門出關，改為禁足三年，但每月仍到北角妙寶經室講經一次，至一九七八年尾開禁。一九八三年至一九八六年，慧瑩法師再為明珠佛學社佛學初階班及經論班講授佛學。

一九八六年七

月，妙寶經室和遠參老法師創辦的道場華嚴閣合併，成為妙華佛學會。從妙寶經室到妙華佛學會，幾十年來，慧瑩法師先後為大眾詳盡地講解了三次《法華經》，也為大眾簡略地講述過《法華經綱要》。法師有感於佛法如大海，若只是講解《法華經》，對於有志深入法藏的年青人來講，未免過於偏頗，難以通達經藏。若只專門推崇《法華經》，攝機不廣，用譬喻來講，就如醫師獨步單方一樣，沒有很善巧的方便，

不夠全面，不能善巧方便適應人間。於是，法師又詳細地為大眾講解了《心經》、《金剛經》、《維摩



淨達法師（前）及明聖法師（後）等法師到小屋探望慧瑩法師



一九七三年十月，明珠佛學社黃家樹校長禮請慧瑩法師為明珠佛學社佛學初階班擔任部份課程。

經》、《大乘破有論》、《大乘掌中論》、《大乘二十頌論》等經論。為了令大眾對佛法有全面的瞭解，法師又為大眾講述了印順導師撰寫的《成佛之道》和《淨業頌》。

法師覺得，對於初入佛門的人來講，《法華



慧瑩法師在妙華佛學班結業禮上開示



番禺弟子來港探望慧瑩法師

經》未免太高深。學習佛法，應該由淺入深，要先學習一些基礎的佛學知識。法師又感到自己這樣講經，找不到傳承的人，應該要後繼有人，栽培人才，便發起辦佛學班，希望多一些年輕人來弘揚佛法。於是法師邀請其他佛學老師前來講課，在妙寶經室與華嚴閣合併前夕，一九八六年三月開辦第一屆佛學初階班，以後每年都繼續開辦。在一九八七年開始，法師又開辦佛學進階班，一年講授印度佛教史，一年講授中國佛教史，一年講授中觀思想，一年講授唯識思想，每四年一個循環，從無間輟。

多年來，慧瑩法師悉心教導

她的學生和弟子，廣度有緣人，她就像默默耕耘的播種者，為妙寶，為妙華，為佛教，為眾生，奉獻了畢生的精力。她播下的人間佛教種子，有的已經發芽，有的已經茁壯成長，有的已經開花結果。幾十年來，妙寶經室

和妙華佛學會在慧瑩法師的帶領下，為佛教界栽培出不少人才，有的學員結業之後，成為妙華佛學會的老師，教導新的學員；有的學員結業之後，到其他佛教團體弘法，有些更成為資深講師。

慧瑩法師除了在香港接引後學外，於一九九四年開始，應內地佛弟子所請，多次回廣東弘法，為順德、番禺、廣州、佛山等地有志向佛者授三皈五戒。二零零零年十一月，法師應馬來西亞華僑所請，赴芙蓉為當地華僑講授佛學，並為有緣者授三皈五戒。

慧瑩法師因為年事已高，二十幾年前已把妙華佛學會的事務交由

後輩們打理，自己則在身體情況許可下，繼續為大眾講解《法華經》。進入二零零零年之後，法師身體開始轉差，多次前往臺灣慈濟醫院養病。在慈濟人的悉心醫治護理照顧下，法師的身體每次都能奇跡地好轉。臺灣的居住環境比香港好，而慈濟人也非常慈悲，非常樂意照顧法師，但法師每次都婉拒慈濟人的好意，堅持回港弘法。法師這種精進弘法的熱忱，確實值得我們學習。

法師雖然把妙華交由董事會集體管理，但她依然關心妙華，牽掛著弟子們的菩提道業。為了不辜負遠老法師和妙寶創辦人的期望，法師每當身體稍為好轉，就馬上從臺灣回港，繼續為大眾講解《法華經》。直至二零零七年，因年事已高而暫停講席。

慧瑩法師才德兼備，心繫佛教，宅心仁厚，慈悲為懷，而自己的起居飲食極為刻苦、簡單、節儉。法師淡泊名利，少欲知足，律己甚嚴，堅持純樸、平淡、如法的修道方式，從不為自己謀利益，只熱衷於為法、為教的事務。她的座右銘是：

無貪無瞋以律己，
大慈大悲以待人。

慧瑩法師從不為自己設立道場，就算有一比丘尼要把屬於自己的四層高的東遠堂送給法師作為道場，她也不為所動，生怕引起副作用而婉拒，寧願蝸居於簡陋的小屋，過著刻苦的生活。弟子們對她的供養，她都會全數捐贈給其他有需要的佛教團體和慈善團體。

法師去了臺灣養病的時候，弟子們時常打電話去問候法師，法師總是在電話中諄諄叮囑弟子：「你們不用掛念我，你們要用心多學佛法，要盡你們各人的本份，一方面護持妙華佛學會，一方面自己也要努力吸收多些佛法，因為妙華佛學會的將來，就寄望在你們身上。你們要發心護持，要發心弘揚佛法，要努力學習佛法，依佛法去實行，依佛法去做人，這才對自己有益，對衆生有益。你們要發願盡努力做些有益衆生、有益佛教的事情，不要辜負自己是佛教徒的身份，不要辜負自己是妙華會員的身份，要盡本分，盡能力去做，這才對得起佛教，對得起佛陀，對得起印順導師，對得起遠參老法師。你們要發奮努力，多吸收佛法，多實行，對甚麼人都要慈悲，對不如法的

人，要有耐心提點他，要把妙華佛學會搞好，做到圓滿，連自己都覺得安心就好了。大家要發願，有願力才會實行。大家都要發願做好自己佛教徒的本分，不要辜負這個人身。大家要知道，得到人身很寶貴，遇到佛法也很寶貴，不要再懶惰，否則就把日子空過了。大家對甚麼人都要慈悲，就算別人不好，也不可以起瞋恨心，一定要用慈悲心去感化人。」

二零零九年四月底，法師從臺灣回港，五月初，法師因摔傷肋骨而住院，出院後，在志蓮私家護理安老院靜養，絕大部分費用，由陳家和伉儷供養。

法師安住志蓮安老院期間，雖然身受病苦和老苦，但對修行一點也不放鬆，思路仍非常清晰，每天都堅持看書和散步，就算閉目躺在床上，也是不停地默念佛菩薩的聖號和默念佛經，思惟佛法，從不懈怠。

一位大德時常教導他的學生，人生在世，應該：

生如春花之燦爛，
死似落葉之閒適。

這兩句優美的句子，崇高的境界，恰好就是慧瑩老法師一生的真實寫照。她為佛教，為眾生，奉獻了一生，功德無量，深受大眾的景仰，但她對自己的身後事卻非常灑脫。她在遺囑中寫道：「辦理喪事宜簡化，……骨灰散放在山上林下，不設靈位，不留痕跡……」

由此可知，法師的空觀是修得非常好，達到「心無罣礙」的灑脫自在境界。法師生前非常重視般若空慧，時常教導弟子一定要明白空理。她親自撰寫對聯勉勵自己和弟子：

依般若深觀緣起性空
為基礎

持法華長養一乘信願
趣菩提

二零一三年四月十五日，法師因肺炎住進香港伊利莎伯醫院，四月二十三日（癸巳年三月十四）中午十二點零三分因肺炎和急性冠心病，以九十五之高齡安詳捨報示寂，結束光輝感人的一生！



在心中

梁志高

時光飛逝！轉瞬間慧瑩法師圓寂已十週年，雖然法師已離開我們，但總覺得慧瑩法師仍在心中，很多時候我都會憶起第一次見到慧瑩法師時的情境，記得一九八八年，我剛探尋佛教時第一個接觸的出家人就是慧瑩法師，當年剛接觸佛教，內心非常渴望找到



當年慧瑩法師在妙華舉行皈依典禮

一處學佛的場所，無意中在一本佛教的結緣書發現妙華佛學會的佛學班廣告，於是便按址親到妙華佛學會查詢報讀事宜，一進門即見到一位出家人，她告訴我：「佛學班已結業，若要報名只有待下屆再開班了。」那時我頓覺有些失望，正想離開時那位出家人隨即說：「下星期日妙華佛學會將舉行皈依典禮，你若有信心的話，是可以到來參加的。」當時自己不曉得那來的信心，便立即答應了，而且還告訴弟弟一

同報名參加。直到皈依那天，我才知道皈依師是慧瑩法師，她就是那位在門口接引我的出家人。

皈依後，我們便定期到妙華佛學會聽慧瑩法師講課，法師說法深入淺出，辯才無礙。法師極之推崇印順導師思想，經常鼓勵我們深入研習印順導師的著作。由於我們渴望學習禪坐，法師便推介一些與禪坐相關的資料給我們參考，還不時提醒禪修也不能忽略經教，後來還建議我們到妙華佛學會在大嶼山的



梁志高主席及梁志賢老師在華嚴閣與大眾探討禪修知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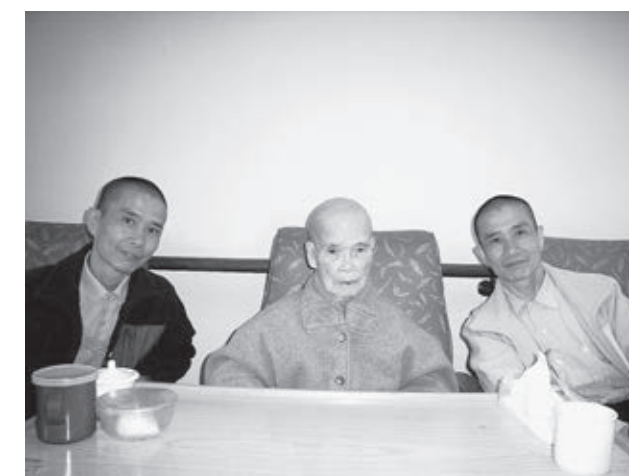
響著每個弟子。雖然我們每個人了解的慧瑩法師都不盡相同，但其中必定相同的就是法師活在我們每個弟子心中，自從第一次見到慧瑩法師到現在，法師一直都存在我心中！



道場「華嚴閣」自修，法師並沒有堅持要我們必須學習印順導師的著作，反而幫助我們踏上禪修之路。

在隨慧瑩法師學習後，法師給我的印象是平易近人，行事低調，不攀緣，珍愛後學，開放包容，精通佛法，全心全意弘揚佛法，是人間佛教的踐行者。法師的言傳身教一直是我們學習的榜樣，她的教導影

妙華梁志高主席（右）與梁志賢老師到志蓮安老院探望慧瑩法師



追憶慧瑩法師

德 範

初與師傅結緣

不覺間慧瑩法師已離開我們十年了！學佛的人難得遇上一位好老師，曾經跟隨師傅學佛的人大都聽她說過，她是在佛門中長大的。師傅自小受佛教的薰陶，加上有一份熱切的道心，所以對叢林寺院的生活非常熟悉，對佛教的法理博學而又深入；她也是一位很自律的修行人，一直過著少欲知足的生活。親近師傅的人，不論聽她說法開示還是跟她處理事務，都能感受得到師傅那份緊依正法、一心為教的氣質。

師傅對弘法工作有深邃的目光，早期與陳瓊瑾老師、馬少雄老師及多位老師籌辦佛學初階班與進階班課程，以五年時間，依循佛教的歷史進程逐一講解印度與中國各個佛教體系的不同義理。她曾說，辦這五年為一個週期的佛學班，目的是讓學佛者對每個佛教體系都有一個概略的了解，然後根據學佛者

自己的性向而選擇一門來深入。師傅跟師公印順導師的思想脈絡一致，都是以大乘佛教「空宗」的思想為究竟，同時亦尊重其他不同的佛教體系尤其原始佛教的體系。

師傅擔任妙華佛學會的弘法總導師，她主要負責的項目是講經說法，沒有參與佛學班的講學，但會為課程的大綱與細節提供各種指引。我們在第一屆佛學初階班上課時，那時佛學會的名稱還是妙寶經室，會址只有現在堡壘街的一樓，逢星期日上午上課同學都坐得滿滿的，八十多人膊靠膊地擠在一起，現在回想起來也很難想像當時一樓能容納得下那麼多人。我們在上課前妙寶經室有一項講經說法的活動，偶爾早到課堂，初次聽到師傅講經，那時已感到她有一個很深厚的功底。

我在上完初階班不久便皈依三寶，受持菩薩戒，師傅是我的皈依

證明師，給我的法號是德範，而我太太的法號是德紹。不同的法師對受持菩薩戒的要求會有所不同，師傅的要求是包含受持五戒在內，還要持素及有心服務大眾。那時我學佛的目的雖是想多認識原始佛教的義理，但師傅所說的要求問心我又能夠相應，於是便皈依受戒了。

法器班的點滴

我們在妙華上課一段日子後，師傅想培養一些年青人打法器，以便接替在法會中打法器的老菩薩，那時師傅親自教授，第一、二屆佛學初階班有不少同學參與，當我們一眾同學掌握後，便逐漸參與法會與助念的工作。法會後師傅都會作出開示，因為法會誦的是《妙法蓮華經》，開示的內容自然多跟經文相關，也會提到一些會務事情。師傅在開示中數次對大眾說，她講經說法與開辦佛學班的目的，是為各人建立正見。師傅點出這個簡明而又重要的重點，學佛者在確立正見後，所有身、口、意的行為自會隨順正見而行。

我們法器班的同學也參與助念的活動，師傅曾表示她對助念的看法，她說，會友往生後為他們舉行助念，目的是紀念他們長期為會務

服，不是為他們超渡。明白佛教中「唯有業隨身」義理的人都會認同師傅所說。

師傅的封棺說法也是很有內涵的，她曾任校長，能寫出一手古樸流利的悼文，她為每位往生者獨立起草內容，在宣讀往生者生卒日期與所屬家眷時莊嚴得體，在宣讀往生者生平功德時不會浮誇而又講出要處，在宣講法義的部份講出無常的義理及帶出解脫的方向。她在封棺說法時往往感動到家屬、會友以至殯儀的職工，為大眾帶來一份正面的氛圍。

師傅對弟子的扶持

在佛制中，僧團裏的出家人有「隨師五年」的要求，這令我生起跟師傅聽經五年的想法，於是提早返會聽師傅講經。在五年中我清楚記得的，是師傅講過整部《成佛之道》，當師傅講到當中〈三乘法〉的內容時，是緊貼《阿含經》的義理，不會將不同的佛教體系混為一談的。

師傅講經所提到的內容很多，以下只是記憶中的兩則：她曾說，須陀洹如「截多羅樹頭」，被截的多羅樹樹幹雖殘留養分，但養分漸

會枯竭，多羅樹必會枯謝，以此形容初果聖者必入涅槃；她也曾在講完《雜阿含經》中的烏龜面對野干的譬喻後，對老菩薩說「不要蠢過那隻烏龜」，以此勸勉老菩薩不要貪著六境。這些講說的內容完全是緊貼著《阿含經》的義理而說的。

師傅時常鼓勵人們閱讀經教，我們除了上課外，師傅也鼓勵我們閱讀印順導師的作品，我們有些同學讀完整套《妙雲集》之中的幾本書，有些讀完整套《妙雲集》；若讀完整套《妙雲集》的，師傅還會鼓勵我們讀完印順導師所有的精裝書的。師傅會替我們安排閱讀的次序，會跟進我們所學，亦很留意我們各人的學習情況，若我們所學跟義理有出入，她會立即作出糾正。我在讀完印順法師的著作後對師傅說有志於原始佛教的學習，而印順導師的《雜阿含經論會編》亦讀完，她便著我依次閱讀《中阿含經》、《長阿含經》、《增一阿含經》。

妙華有位移居東南亞的會友，她在那邊收到一些馬來西亞佛教弘法總會的期刊，該會的創辦人是斯里蘭卡籍的達摩難陀法師，師傅叫她看完那些期刊後將它轉送給我看，之後我在該會訂購了一批英文的佛教書籍，這時開始擴闊我對學

習原始佛法的視界。

師傅知我心向原始佛教，而佛學初階班的重點也是講解原始佛教的義理，所以數年後，第六屆初階班開始時便安排我去講課。我從那時開始講解原始佛教義理至今沒有停歇。

在一九九三年我和妙華好幾位同修一起到斯里蘭卡學習禪修，九六年開始在妙華開辦禪修班，因禪修班需要一個山林道場作深入修習之用，妙華雖然已有華嚴閣，但還有梁志高、梁志賢兩位禪修老師需要用到。師傅見此，曾替我聯絡東蓮覺苑而借用蓮華臺，也曾替我聯絡賢德法師而借用迴瀾，她熱衷成就弟子，由此可見一斑。我也是從那時起開始教導禪修至今沒有停歇。

難得一遇的良師

師傅是一位難得一遇的佛法良師，只是因她低調，單看表面的人是不易看見師傅的內涵的。首先從言教方面來說，師傅稱為良師是她的博學，跟隨博學的老師來學習，長久都會有學得到的知識，而且內容扎實；博學的老師不單可教學生，也可教學生成為老師。師傅承接印順導師的思想脈絡，這種佛法學習

的思路可助學佛者理順各個佛教體系的分別與差異，當學佛者到了一門深入的階段時，能將精進力集中在一種佛教體系內的進程而向前推進。相對於現在常見的「懶人包」、「三十分鐘讀懂 XX」的學習方式，個人修為與解脫生死的大事情是難以企及的。

其次從身教方面來說，佛法論及的是提昇人生、解脫生死的事情，因此教授佛法的老師本身的個人修養比起教授物理、教授經濟等老師來說顯得非常重要。師傅一心為教，在一百幾十年之前，中國佛教普遍是比較腐化的，正知正見的人是少

的，親近師傅的人應會聽她說過，那時佛教的腐化程度會令她半夜醒來哭的。師傅為弘揚正法的工作奉獻一生，她關心會務，會中很多大小事情她都會去了解及提供意見；她敬重弘揚正法的人，跟結業禮嘉賓或佛學班老師作互動時，常可感受到雙方對正法的敬重；她悲憫弟子，對有心學習的弟子常會作出推動與指引。

以上都是將自己心裏想到的情景寫出來，除了給自己一份追憶之外，亦希望跟各位讀者分享關於師傅的一些點滴。



桃李滿門的師傅

華嚴寶所 幻亦真

梁志賢



梁志高、梁志賢兩兄弟在華嚴閣生活了二十多年

不經不覺間，我和哥哥在華嚴閣生活已超過二十個寒暑了，非常感恩慧瑩法師給我們有此因緣能在山上生活和學習。回想當初慧瑩法師建議及鼓勵我們到華嚴閣靜修學習，叮嚀我們閱讀、學習印順導師著作。我一直感到十分慚愧，自己並沒有認真依從師父的叮嚀，雖有

閱讀導師的著作，然而只是表面膚淺的瀏覽一下，水過鴨背般的不留痕跡。

後來，慧瑩法師推薦我閱讀《妙雲華雨的禪思》，希望能相應我對禪修的

興趣，同時使我在禪修的路上有所依止。可能我真的沒有慧根吧，我讀了一半後便感到迷惘，感到那些關於禪定止觀的知識文字不是我要追求的，我終於放棄繼續讀下去了。雖然我放棄了對印順法師著作的研習，慧瑩法師並沒有半點不悅，仍勉勵我們在禪修之路不斷的探尋，



兩兄弟與李民信副主席在華嚴閣

同時建議我們開辦禪修班和有興趣的同修分享。慧瑩法師真的是一位開放包容、能接引成就不同根性弟子的導師。

其後，我繼續堅持宣隆禪法的修習，參閱各類禪師（包括佛教以外）的著作以供參

考。多年在山上修習的生活，其實並沒有某些同修想像般刻苦精進，



兩兄弟解答大眾提出的禪修問題

也沒有什麼特殊的經驗或境界，只是跟山下的生活方式不同而已，即使有什麼所謂殊勝特別的體驗，也是平常之至，微不足道的，就如在夢境中有非凡的經驗，在意義上絲毫沒有增加一點也沒有減少什麼，「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

華嚴閣環境幽靜，遠離塵囂，屋旁潺潺的溪水猶如靜音梵響，青翠的林木，鳥語蟲鳴在演奏妙韻心曲，能在此生活是一種

至福，更難得的是有很多獨處機會。有人會疑惑，在孤獨時會寂寞嗎？答案是：修行是孤獨的，而智慧緣於孤獨，能有孤獨相伴，智慧相隨，行者還會寂寞嗎？



環境清幽的華嚴閣

虛空無邊深深印
孤寂無聲不留痕
青山流水廣長舌
華嚴寶所幻亦真

謹以此文抒發對
慧瑩法師的懷念！



懷念我的恩師 ——慧瑩法師

弟子：黃錦倫

「法師」，讓我親切地再叫您一聲。這是我們家族對慧瑩法師的一致稱呼。我從小就聽父母說，我有一個二姑媽在香港，自小就吃素，後來出家了，她寫信回來囑咐我們以後稱呼她為「法師」。

我還依稀記得當年第一次見法師的情景，那是1979年夏天一個炎熱的下午，當時我6歲，我和父母，還有姑姑、姑丈、四叔、四嬸、堂姐、堂哥在廣州火車站的出站口圍欄外等候。我老遠看見一位穿著僧服的出家人走出站口，我問父親：「那位是法師吧？」父親應允著帶我上去迎接法師。法師給我的印象



一排正中是慧瑩法師，二排左一是我父親，左二是四叔，二排右一是四姑丈，一排左一是堂哥，左二是堂姐，左三是四嬸，一排右三是四姑姐，右二是我母親，右一是我

是和善、親切，說話清晰、淡定，頭頂有戒印，我還留意到法師的牙齒很齊整、潔白，（後來才知道她是換了假牙，那年法師應該接近60歲了），陪同法師一起回廣州的還有她的幾位朋友，他們幫我們在廣

州對外貿易中心拍了個合照。從此在我的人生中就有了一個與眾不同的長輩：慧瑩法師。

法師雖然是出家人，但她對親人和後輩的關心從來都是盡心盡力。我父母經常稱頌的是她的孝心。在那個物質匱乏的年代，法師一直負責祖母的生活接濟，每月寄港幣和一罐花生油回家鄉奉養祖母，直至1972年祖母去世。法師對後輩的成長更是支持有加，當時我哥哥在四川讀大學，知道他學英語，就特意在1981年回內地時，帶上一台「樂聲」牌答錄機和英語學習磁帶連教材給我們。法師還在信中鼓勵我從小要立大志做一個科學家，將來為人類謀幸福。她說立志就好像一座海上的燈塔，指引我

朝著一個正確的方向，勇毅前行。我雖然資質平庸，沒有成為什麼科學家，但法師的教誨讓我知道生而為人何等幸福。人生中有法師這樣一位長輩更是榮幸之至，作為後輩的我，要盡能力為社會作貢獻，即使不能為人類謀幸福，也要努力讓身邊的人（包括自己的親人、朋友、

同事等）感到幸福。法師對後輩從來都是正面鼓勵，給人一種如沐春風的感覺，當我在高考成績不理想，只能讀大專時，她鼓勵我說：你相當於以前的秀才，很難得的！

我太太名叫「冬梅」，當我第一次帶她見法師時，法師說冬天的梅花，很堅強！很不錯！2007年，我帶上父母和冬梅，還有女兒靖芸一起去香港沙田探望法師，當時已



定居香港的家姐小萍和她的兩個小孩也一同前往，那是我家最溫馨幸福的時光。

法師的克己奉公和利他的品質，也讓我很受益。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生活中少不了遇上一些挫折和物質的引誘，因為有法師的榜

我每年都有幾次機會回到順德龍江麥朗的祖居，除了燒香祭祖外，我會遙想曾經生活在這裡的人和事，仰望那個古樸清雅的天井，撫摸著充滿歲



樣作用，我們一家人從父母到兄弟姐妹都傳承著正直、善良的品格，以致在日常生活中，養成一些好的生活習慣。母親在生時，經常引用法師的教導：飯後用茶水淌一淌飯碗再飲用，既不浪費食物又方便別人洗碗，這是一種惜福感恩的體現，事情雖小，卻意義重大。

隨著年齡的增長，我感受到社會是世俗的、物質的，有時甚至是險惡的，而法師這種克己利他的思想品格，顯得彌足珍貴。人生何嘗不是一種修行的過程，當你經歷過曲折困苦之後，依然選擇樂觀面對，積極做人，這是因為有法師作為榜樣的正面效應，就好像生活中酸甜苦辣、柴米油鹽之外多了一道茶，而且是一道上等的好茶，讓人提神醒腦，洗滌身心。



月包漿的木門和門鈴。祖居是法師出生的處所，也是法師幼童時期生活的地方，法師從十歲就離開這裡，開啟她的人生探索之路，歷經波折，最終選擇在人間踐行弘法，她的故事和德行是我們家族的精神寶庫，值得後輩一代接一代的學習和傳頌。



我一生中最大的憾事與樂事

德 奐

這個年頭我已過了人生的一大半，回顧過去 70 多年既沒有獲得輝煌耀眼的成就，也沒經歷過陷於深谷的失敗，可能是因為我的思想比較簡單，容易滿足，所以對於世間事中的得失成敗都是以平常心看待之。惟是這十年來有一事令我耿耿於懷，忘不掉又放不下……我沒有到殯儀館送師父——慧瑩法師最後一程。2013 年的 4 月 23 日師父圓寂於伊利沙伯醫院，但在此之前一星期我與家人已決定了乘搭郵輪往北美洲遊玩，並已繳付全部旅費。三兩萬元的旅費不為多，放棄絕不是問題，但家人的苦苦懇求，希望我跟他們一起同遊，令我苦苦思量了好幾天，最後還是作出了一個在我此生中最艱難的決定，不出席師父的 2013 年 5 月 10 日的追思會而離港旅遊去。當不少師父的弟子和學生都不辭千里迢迢來港出席追思

會，而我這個弟子卻在應該留港的時候遠赴他國，我還可以找個藉口來為自己辯護嗎？這個決定成為我一生中的抱憾。

妙華佛學會每年的元宵節除了舉行法會之外，更舉辦新春團拜聯歡會，從 2000 年起我開始學習創作佛教小曲，並聯同會中多位喜愛唱粵曲的老會友表演，娛己娛人。她們雖然年紀大，但無論在學習或演出的時候都非常努力和認真，在師父的同意下我們成立了「妙華之寶合唱團」，「寶」是家有一老如有一寶之意，多年來我的作品累積下來已有十多首。有一次我一口氣作了兩首小曲，準備在 2013 年的農曆新年聯歡會表演，急不及待拿去志蓮安老院給師父過目，並且即時在她床前獻唱，很高興見到師父手持歌紙默默聆聽，還展露著慈祥的笑容。我鼓起勇氣告訴她：我欲把所

有佛教小曲灌錄成唱碟，並且以妙華佛學會名譽送贈給會友及佛教有緣人。因為我的根基淺薄，沒有鑽研佛學，而且無能力弘法，惟望憑著自己之所長，以歌聲宣揚佛法。

師父欣然讚許，令我喜出望外。我知師父一向重視人材，冀望學生們能專心一意研習經書，心無異向，將來可以投身弘法工作，而唱歌只不過是一門興趣，應該是與弘法扯不上關係吧，道理上是師父不會贊成的。遺憾的是師父在數月後病逝，在她離世後的兩年中我因私

務繁忙，一直未有實行對她許下的諾言。至 2016 年我認識了一位專業唱家，也是位虔誠的佛教徒，她願意助我一臂之力，完成我的心願，我們一起進行我人生中的一宗樂事。結果可以實現自己的諾言了，在 2017 年佛教小曲唱碟終於面世，但可惜的是師父已不在世，我一生的樂事中藏著一宗憾事，永遠沒法補救。唱碟盒的封面是師父的相片，對著相片我只能說一聲：懷念恩師！您的慈悲永遠存在我心間，忘不了，抹不掉。



慧瑩法師示寂十週年 懷念恩師 憑詩寄意

敬佛恩，念師恩 教化之恩海樣深
大悲心，獻終身 慈航普度濟眾生
法如金，理亦真 教誨不忘記於心
無惡果，無惡因 行菩薩道種善根
妙華全寅一顆心 謹承師訓度群生
獻盡身心若明燈 光暉不散惡不侵

德奐（二零二二年十二月）

我與恩師之緣起

張蓮英

我與慧瑩恩師之緣起於 1963 年洪水橋寶覺小學，恩師是我們當時小學二年級的老師，雖然是差不多六十年前的往事，但懷緬過去兒時點滴，記憶猶新。

最記得恩師在上佛教課堂時，對我們說了一個「牛在屠場，跪地哀鳴的故事」，我小小的心靈被感動了，從此沒有再吃牛肉。更在恩師的薰陶下，三寶和五戒常記心中，相信因果循環，深信佛理。

又記得，如果我們默書不合格，便要留堂！當時想，如果留堂不被父母責罵的話，天天留堂多好啊！因為留堂，恩師是會自掏腰包買維他奶和麵包給我們作午餐，對當時我們這班窮小孩其實是賞賜。回想起維他奶與麵包，就會更感恩恩師用心良苦，春風化雨，作育英才，有教無類，循循善誘，我們在恩師大愛中成長。

1968 年我小學畢業，繼而在內明書院讀中一，讀了一個學期，因為家境不好，面臨輟學危機，有同學轉告恩師這個消息，恩師急召我回寶覺，義不容辭，願意負責我學費和零錢，結果一付便付了兩年多。恩師又常帶我和另一位同學到妙寶

經室（妙華佛學會前身）親近佛法，引導我們向善，恩師的善行和對我的恩澤，令我沒齒難忘！

1973 年我中學畢業，投身社會。恩師亦搬進沙田法雲蘭若內之簡陋靜室，開始清淨純樸、戒行精嚴的苦行清修。我雖時有到探訪，無奈當時年輕不懂珍惜，為事業與家庭苦拼，錯失了很多可與恩師共聚的寶貴機會。現在回首前塵，無限唏噓！

後來我更移民英國，得見恩師的機會更渺茫！只有回港才能一見。後期恩師年事已高，身體狀況不如理想，去了台灣治病一段時間，回港後又在住所跌倒，之後搬進志蓮私家護理院舍，我也有回港探望數次。

我每次供養恩師的果儀，她全部用我的名字捐至慈濟醫院，為我種福田。恩師的求法為法，慈悲高潔，護念眾生，菩薩典範。

在恩師的追思法會上，我深深感受到樹欲靜而風不息，子欲養而親不在之別離苦與痛，哀慟何堪！我永遠懷念的恩師，確是菩薩中的典範。希望恩師乘願再來，普渡眾生。



祈願薪火能相傳

何翠萍

時間過得飛快，不知不覺之間，恩師慧瑩長者尼（1919～2013 年），離開我們已經十年了。作為弟子，筆者時常思念恩師之恩德，思念恩師之教誨，銘記恩師之遺教，恩師之音容笑貌，也時常浮現在筆者腦海中。

記得恩師生前曾經說過，她未足十歲就跟隨姑姑從廣東順德鄉間來到香港，進入佛門親近佛、法、僧三寶，在佛門中長大，幼童時期開始便接受傳統中國佛教的教化，對傳統中國佛教所傳授的佛法非常熟悉。後來，日軍攻佔香港，恩師返回中國大陸。

抗戰勝利後的 1945 年，恩師滯留廣州，她的同學介紹她去聽遠參老法師講經說法，她本不想去聽，因為她曾聽過有人批評遠老法師改經，是大魔頭。這位同學勸她先去聽一下再說。因此她便去聽遠參老法師講經，更嘗試以自己所學的佛法與遠參老法師辯論。誰知說不了幾句，便被遠參老法師那滔滔雄辯

而折服。因此她便留在廣州聆聽遠參老法師說法長達一年半。在此期間，她有緣聆聽遠參老法師講解《妙法蓮華經》、《金剛經》、《維摩經》、《中論》、《百論》、《十二門論》、《大乘二十頌論》、《大乘掌中論》、《大乘破有論》等等的經論，從而摒棄了從前所學的某些不正知見。

恩師回港後，繼續在香港佛教界主辦的學校做教師，作育英才。其後，大陸政局不穩，遠參老法師很有遠見，也很慈悲，勸他的弟子們趕快離開大陸，免受苦難。當時，也有一些出家弟子及在家弟子，跟隨遠參老法師，回到香港。

遠參老法師回港後，繼續弘揚維新佛學，繼續弘揚他新修正過的《法華經》。他希望「扶持如來正法，肅清教內邪言，建立佛徒良軌，普遍大地弘揚」。喜歡他的信徒，便依教奉行，更對他佩服得五體投地；不喜歡他的人，卻對他諸多批評。

一九六六年遠參老法師捨報之後，他的忠實弟子黎法乘、李淑貞等居士，於一九六八年在香港創辦了「妙寶經室」（妙華佛學會前身），誠邀慧瑩法師前來妙寶經室廣宣佛法。而慧瑩法師知道，遠參老法師在香港雖然被譽為法華王，但要在以傳統中國佛教為主流的香港弘揚遠老法師的思想，是很不容易的。遠參老法師在



世時，尚且不容易，何況遠參老法師離世之後，要做到「普遍大地弘揚」，又談何容易？再加上，慧瑩法師覺得自己已在臺灣印順導師座下剃度出家，若來妙寶經室弘揚遠參老法師思想，恐怕與印順導師人間佛教思想有衝突，因此未敢馬上答應。

後來，黎居士等人，多次懇求，慧瑩法師經過再三思量，確認遠參老法師的維新佛學思想與印順導師的人間佛教思想並無衝突，兩位大德高僧同樣都不贊同密宗及真常唯心思想，也同樣都非常重視中觀思想，同樣認為一乘究竟，因此她才決定來妙寶經室弘揚佛法。

在妙寶經室成立十幾年後的一九八六年，妙寶經室與遠參老法師創立的華嚴閣合併，成為妙華佛學



蓮華經》，請依照遠參老法師之思想見地弘揚，毋負創辦人之初衷……」

恩師精進刻苦的精神，以及對弘法的熱誠，深深地激勵著筆者精進修學。在恩師捨報示寂一年之後，筆

者鼓起勇氣，開始在妙華佛學會弘揚遠參老法師修正的廿四品《法華經》。雖然筆者的能力有限，福德因緣也不足，也知道在香港弘揚遠參老法師的思想並不容易，而且一定會遇到很多障礙，但筆者也希望盡自己一點綿力，迎難而上，於菩提道上勇往直前，祈望做到不驚、不怖、不畏、不懼、不疑、不悔、不怨、不瞋、不恨、不退、不沒，以報佛、法、僧三寶之恩！

筆者祈願更多同修一起讀誦、受持、弘揚《妙法蓮華經》，亦祈願更多同修一起修學印順導師的「人間佛教」思想，祈願薪火能相傳！

恩師深感自己年事已高，於是寫下遺囑，為妙華日後的弘法工作指明方向，更首先寫明：「《妙法

筆者祈願更多同修一起讀誦、受持、弘揚《妙法蓮華經》，亦祈願更多同修一起修學印順導師的「人間佛教」思想，祈願薪火能相傳！



捐款大德芳名

二零二三年·一月至三月份

常務經費：

\$5,500: 戴德恩 \$5,039.50: 佛弟子 \$3,000: 何乃麟 何翠萍 劉健輝
吳蓮菊 \$2,400: (胡昭源 薄淑貞) \$2,000: 劉煥卿 施雪理 (曾生
劉來) (曾子鳴 桂蘭) (嘉琪 嘉雯 嘉瑤) 陳卓然 劉紫華 李榮基
尤堅 謝玉蓮 \$1,900: 王天生 \$1,600: 蔡慧華 \$1,500: 侯毅 吳玉群
趙泳均 \$1,100: 溫潔玲 \$1,000: 黃凱琳 蕭詩尹 黃維昌 黃鳳如 張錦珍
石鎮榮 黃玉芬 張權勝 \$800: (梁法德 梁法空) \$600: 陶婉芬 張英
\$500: 黃惠屏 虞鵬飛 黎玉嬋 林麗芳 曾榮裕 馮永毅 何麗琮 李淑嫻
王明心 袁麗萍 畢堅文 陳家樂 無名氏 周果維 (顏蓮杏 馬立志) 鄧月琴
吳燕琮 \$460: 余秀英 \$400: 王素明 崔穎詩 \$300: 陳適意 林大成
高嬋英 \$200: 陳幼玲 黃妹 陳文孝 羅群玉 陳合和 黃錦山 黃保山
黃河山 黃耀章 楊潔英 鍾款圓 劉倩薇 黃康仁 麥忠 \$100: 趙師兄
徐鳳琴 勞海新 葉瑞珠 陳海玲 莊寶霜 陳小姐 鍾寶嬌 林大虹 林大歡
林尉瑜 黎蘊璋 唐焱德 楊淑平 李學駒 陸甜光 \$50: 莊美玲 Janet
呂邦珍 \$33: 王秀文 \$20: 卓小姐
¥300: 陳雪卿 ¥200: 李碧玉

助印：

\$5,250: 百業達印刷有限公司
\$799: 黃康仁
¥200: 安惜玉

